

——名家名译——  
梁遇春译文集

# ENGLISH ESSAYS



[英] 斯梯尔等 著  
梁遇春 译

英国小品文选

# ENGLISH ESSAYS

[英] 斯梯尔等 著  
梁遇春 译

## 英国小品文选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英国小品文选 / (英) 斯梯尔等著 ; 梁遇春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7

(名家名译·梁遇春译文集)

ISBN 978-7-5534-2090-5

I . ①英… II . ①斯… ②梁… III . ①小品文—作品  
集—英国 IV . ①I5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3108号

## 英国小品文选

---

著 者	[英] 斯梯尔等
译 者	梁遇春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 划 编辑	猫头鹰工作室
责 任 编辑	顾学云
装 帧 设计	未 淇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a href="http://www.beijinghanyue.com/">http://www.beijinghanyue.com/</a>
邮 箱	jlpgh-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ISBN 978-7-5534-2090-5

定价：34.00元

## 译 者 序

把Essay这字译做“小品”，自然不甚妥当。但是Essay这字含义非常复杂，在中国文学里，带有Essay色彩的东西又很少，要找个确当的字眼来翻，真不容易。只好暂译做“小品”，拿来和Bacon<sup>①</sup>，Johnson<sup>②</sup>，以及Edmund Gosse<sup>③</sup>所下Essay的定义比较一下，还大致不差。希望国内爱读Essay的人，能够想出个更合式的译法。

在大学时候，除诗歌外，我最喜欢念的是Essay。对于小说，我看时自然也感到兴趣，可是翻过最后一页以后，我照例把它好好地放在书架后面那一排，预备以后每星期用拂尘把书顶的灰尘扫一下，不敢再劳动它在我手里翻身打滚了。Hawthorne<sup>④</sup>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Dostoevski<sup>⑤</sup>的《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Conrad的Lord Jim，The Nigger of Narcissus<sup>⑥</sup>都是我最爱念的小说，可是现在都安然地躺在家里我父亲的书架上面了。但是Poe<sup>⑦</sup>，Tennyson<sup>⑧</sup>，Christina Rossetti<sup>⑨</sup>，Keats<sup>⑩</sup>的诗集；

① 培根。

② 约翰逊。

③ 戈斯(1849—1928)，英国翻译家、文学史家、批评家。

④ 霍桑。

⑤ 陀思妥耶夫斯基。

⑥ 康拉德的《吉姆老爷》、《水仙号上的黑家伙》。

⑦ 坡。

⑧ 丁尼生。

⑨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

⑩ 济慈。

## 2 English Essays

Montaigne<sup>①</sup>, Lamb<sup>②</sup>, Goldsmith<sup>③</sup>的全集; Steele<sup>④</sup>, Addison<sup>⑤</sup>, Hazlitt<sup>⑥</sup>, Leigh Hunt<sup>⑦</sup>, Dr. Brown<sup>⑧</sup>, DeQuincey<sup>⑨</sup>, Smith<sup>⑩</sup>, Thackeray<sup>⑪</sup>, Stevenson<sup>⑫</sup>, Lowell<sup>⑬</sup>, Gissing<sup>⑭</sup>, Belloc<sup>⑮</sup>, Lewis<sup>⑯</sup>, Lynd<sup>⑰</sup>这些作家的小品集却总在我的身边, 轮流地占我枕头旁边的地方。心里烦闷的时候, 顺手拿来看看, 总可医好一些。其中有的是由旧书摊上买来而曾经他人眉批目注过的, 也有是贪一时便宜, 版子坏到不能再坏的, 自然, 也有十几本金边大字印度纸印的。我却一视同仁, 读惯了也不想再去换本好版子的来念。因为恐怕有忘恩背义的嫌疑。

常常当读得入神时候, 发些痴愿。曾经想把Montaigne那一千多页的小品全翻作中文, 一回浊酒三杯后, 和一位朋友说要翻Lamb全集, 并且逐句加解释, 第二天澄心一想, 若使做出来, 岂不是有些像《皇清经解》<sup>⑱</sup>把顽皮万分的Lamb这样拘束起来, Lamb的鬼晚上也会来口吃地和我吵架了。有时高兴起来, 也译一二篇, 但将译文同原文一比较, 免不了觉得失望。所以天天读, 天天想翻, 二三年始终没有办到。前年冬天反麻麻糊糊地译出一篇

① 蒙田。

② 兰姆。

③ 哥尔德斯密斯。

④ 斯梯尔。

⑤ 艾迪生。

⑥ 哈兹里特。

⑦ 亨特。

⑧ 布朗 (1663—1704)。

⑨ 德·昆西。

⑩ 史密士。

⑪ 萨克雷。

⑫ 斯蒂文森。

⑬ 洛威尔 (1819—1891), 美国诗人、评论家。

⑭ 吉辛。

⑮ 贝洛克 (1870—1953), 英国诗人、历史学家、现代英国散文大师之一。

⑯ 刘易斯 (1775—1818), 英国小说家、剧作家。

⑰ 林德 (1879—1949), 爱尔兰散文家、编辑。

⑱ 又名《学海堂经解》。清代训释儒家经典著作的汇刻, 阮元主编, 共搜集清代经学典籍180余种、1400余卷。

自己不十分爱读的屠格涅夫（Turgenev）的小说。回想起来，笑也不是，叹气也不是，只好不去想吧！

今年四五月的时候，心境沉闷，想作些翻译解愁。到苦雨斋和岂明老人<sup>①</sup>商量，他说若使用英汉对照地出版，读者会更感到有趣味些。我觉这法子很好，就每天伏案句斟字酌地把平时喜欢的译出来。先译十篇，做个试验，译好承他看一遍，这些事我都要感谢他老先生。

本来打算每一个作家，都加一篇评传，但是试写Lamb评传，下笔不能自己，写了一万字，这样算起六篇评传就占六万字了，（当代小品文四篇，本不拟作评传，只打算做一篇泛论当代的小品文），比翻译还要多二万字，道理说不过去，所以也就不做，等将来再说吧。

所加注释，除原文困难的地方以外，许多是顺便讨论小品文的性质同别的零零碎碎的话，所以有不少赘言，不过也免得太干燥，英文程度好，用不着注释的人，也可以拿来看看。

译这书时，我是在北京马神庙西斋；现在写这些话时，人却在真茹了。而且北京也改作北平了。

译得不妥的地方，希望读者告诉我。

### 遇 春

十七年九月五日

（收入《英国小品文选》，开明书店1932年出版）

---

① 周作人。

斯梯尔 (Richard Steele)：《小报》上早天书，本该来里赔罪，拿回他  
的头里心表出底细，这一回，到底有一回，当百官同里都心惊，会

## 毕克司达夫先生<sup>①</sup>访友记

有些人有许多快乐同玩意儿在他们的手头，他们自己却没有享受。所以有谁把他们本有的幸福说给他们听，使他们注意那容易忽略的好运气事情，这倒是一件仁爱的好事。结婚了的人们常需要这么一个教导者；他们看着自己的单调不变的生活情形，悲闷着喃喃埋怨，愁苦地度过他们的时光，但是由别人看来，他们的生活却包含着人生上一切快乐的综合，又是远离人生各种苦痛的躲难所。

<sup>①</sup> 这是Steele编Tatler时用的假名。这名字倒有一段很有趣味的历史。在十八世纪开头那几年，伦敦有一位名气很大的星相专家，名叫John Partridge；他每年出版一本历书，预言一年里的大事情。不幸得很，在他正交好运的时节，偏来了一位刁钻古怪，专爱捣乱的Swift——做Gulliver's Travels和Tale of a Tub的Swift——和他开玩笑。在1707年，Swift用Isaac Bickerstaff这个假名，也印行一部历书叫做Bickerstaff Almanac（毕克司达夫历书），书里有照着天上星宿算出的关于1708年的预言。这章预言就是底下这几句刻毒嘲笑的话：“我第一个预言是无关紧要的，但是我要说出来，证明那班自命为星相专家的人对自己事情都是不明白的，我的预言是关于做历书的Partridge，我把他的生时天上所照他的星宿拿来算了一下，算出他在三月二十九晚上十一时会发狂热病而死，所以我劝他留心些，把一切事情先期安排好吧！”三月三十那天，Swift在报上登出Partridge死的消息，将他死的情形说得详详细细；过了一天，又有一篇堂皇典雅的哀诗。这么一来，谁也相信Partridge已经死了，自然没有人再去算命。Partridge赶紧登报否认；Swift也作篇文章来辩护自己，说根据星相的原理算来，Partridge是死了，现在登报声明的这个人，是想冒名顶替的骗子，把Partridge弄得哑子吃黄连说不出苦来。Steele的Tatler是在1709年发刊，正是Isaac Bickerstaff历书这件事传遍伦敦的时候，所以Steele把这个名字拿来做他的笔名。——译者注。Tatler，斯梯尔创办的杂志《闲谈者》。Swift，斯威夫特。他做的Gulliver's Travels，即《格列佛游记》；Tale of a tub，即《一只澡盆的故事》。

我所以想到这点是由于去拜会一个老朋友，他是我的旧同学。前星期他同家眷到城里来过冬，<sup>①</sup>昨天早上他打发人来，说他的妻子请我去列席宴会。我在他屋里同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他们一家人都知道我心里是希望他们好的。我到的时候，孩子们是那么高兴地来迎接，我当时的快乐真是说不出来。当他们猜出打门者是我的时候，他们争先恐后跑出来；跑输了的小孩赶紧回转去告诉他的父亲，说毕克司达夫先生来了。这回是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带我进去，我们起初以为她一定不认识我了，因为他们一家不到城来已经有了两年。她居然还认得我，这变做我们谈天的一个大题目，我一进门就谈这件事情。这说完了，他们和我开玩笑，说出成千成万关于我同一个邻人的女孩结婚的小故事，这些都是他们在乡下听到的。那位先生，我的朋友，就说，“不对，若使毕克司达夫先生娶他朋友的女孩，我希望我的孩子会优先被选；这位玛利姑娘现在十六岁了，嫁给他将来定可做个再好不过的媳妇。但是我十分知道他，我晓得他的心给我们青年时节那班社会之花的影子迷住着呢。他对现在的美人连瞧一眼都不瞧。老朋友，我记得当宅拉敏达<sup>②</sup>占住你的心时，你一天中多么常常回家去洗脸换衣服。当我们来城坐在车中，我还背诵出几首你赞她的诗，给我妻子听了。”这样子回想些久已过去的零碎事情，我们快乐地吃了精美的大餐。吃完了后，他的太太同小孩们全都离开房子。他们一走去，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的时候，他就拉着我的手，说：“我的好朋友，看见你，我心里非常愉快，我曾担忧过你也许不能再和我们全家像今天吃饭这样相会了。你觉得我们这好主妇同你从前由戏院出来跟着她走去，替我找出她的姓名的时候，有什么变更没有？”他说话时，我看见一滴眼泪由他的面颊流下，这很感动了我。因为要故意转过话路，我说：“她同从前实在有些不同，那时她退还我代你送的信，口里说

① 英国有钱人家多半夏天到海边或山上去避暑，冬天就到大都会去过冬，因为那时候城里特别热闹。——译者注。

② 这是个意大利的名字。十七八世纪的文人爱用意大利名字来叫他们所喜欢的女子，如Swift把常和他通信的二位女子Miss Johnson同Miss Vanhomrigh叫做Stella同Vanessa。——译者注。

道：“因为我是上等社会人，她希望我不要再被人利用来和她捣乱，她并未曾得罪我过；请我好意劝那位朋友不要再干这万不会成功的事情。”你或者还记得，那时我以为她所说的是出于真心；你于是不得不找你表哥老威设法，他教他的姊妹为了你同她结识。你不能希望她老是十五岁那么年轻。”“十五岁！”我朋友答道，“啊！你这过独身生活的人<sup>①</sup>简直不能了解真真被人家爱的快乐是多么广大而甜蜜呀！天地间最美丽的面貌，不能像我看到这好妇人的时候似的，在我心中引起同样的快感。她脸上颜色的衰老多半是因为我生热病时她看护着劳苦了的缘故。跟着她也病倒了，这病去冬差一点就要把她带走。我老实告诉你，我感激她的地方太多，我对她现在的康健免不了万分关心。至于你所说的十五岁，她现在每天给我的快乐，是从前她美丽还在我也年富力强的时候，我所没有尝到的。现在她每时刻给我新例子，证明她是多么顺从我的癖好，对我家产是多么节俭留心。由我的眼睛看来，她的容貌比我家头一次看她时还美；她脸上的衰老处，我都能由现出那时候起，说出这是那一回她对我的安宁上的大关心所引起的。所以同时我觉得从前对那过去的她的爱情是被我对现在的她的感谢增加热度了。妻子的爱和平常一般叫做爱的无聊情绪一比较，优雅人的秀美微笑与小丑的粗声狂笑的不同。啊！她是无价之宝。她管理家事，只怕找到别人的错处；这样子她使仆人像小孩一样地顺从她；我们最低级的仆人做错了事，都有自觉羞耻之心，那在别家小孩子里有时还找不出。我坦白地对你说，老朋友，从她那回病后，以前给我极端快乐的东西，现在倒使我烦恼。譬如小孩子在隔壁房子玩

<sup>①</sup> 凡是做小品文章的人，多数都装说自己是个单身汉而且是饱经世故的老人，因为单身汉同老头子对于一切事情常有种特别的观察点，说起话来也饶有风趣。以讽刺小说著名的Thackeray做他的小品（Essaykin）时候，自称是个老人（oldster），是个鳏夫，说出话也蔼然仁者之言，谁念他那本小品集《Roundabout Papers》总感到《虚荣市》和《Henry Esmond》的作者也有他温和慈祥的时候。说也奇怪，爱做小品的人，许多却真是单身汉，Goldsmith, Cowper, Lamb, Irving等都是没有娶过亲的。——译者注。Thackeray, 萨克雷。他的小品集Roundabout Papers今译作《转弯抹角的随笔》。《虚荣市》今译《名利场》。Henry Esmond, 今译《亨利·埃斯蒙德》。Goldsmith, 哥尔德斯密斯。Cowper, 珂柏。Lamb, 兰姆。Irving, 欧文。

的时候，我由那脚步的声音，认出是这班可怜的小孩，心里就盘算，若他们在稚年失去了母亲，他们怎样办呢。以后我讲打仗故事给男孩听，问女孩洋洋的现状，同它和她谈了什么话没有等各种快乐全变作心里的思虑同愁闷了。”

他正要这么惋惜地往下说，我们的好太太进来了，面上现着说不出的甜蜜告诉我们，她刚在自己房里找些非常好的东西，来招待像我这样子的一个老朋友。她丈夫看她笑容满面，喜欢得眼睛发光；我看他的恐惧立刻烟消云散了。这位太太由我们脸上的神情觉察出刚才我们有特别严重的谈论，看了她丈夫的强为欢笑，很担心地同她招呼的样子，就立刻猜出我们谈的是什么东西；微笑地向我说：“毕克司达夫先生，他告诉你的话，一点也信不得，若使他对身体只管像到城以后这么不小心。我真是常常允许你似的，可以活到再嫁给你。你要知道，他对我说他觉得伦敦这地方比乡下更卫生得多；因为他看见有好几位老朋友旧同学在这里还是很年轻，美丽的假发后面有着满头的真发。<sup>①</sup>今早我差不多不能阻止他打开着胸扣<sup>②</sup>到街上去。”我的朋友一向非常爱她这种有趣的滑稽，便叫她陪我们坐下。她态度雍容地坐下，这态度是聪明女人特别有的；为着要保持她带来的快乐空气，她转过来同我开玩笑。“毕克司达夫先生，你记得你有一夜从戏院里跟我一同出来的；你明晚带我往那里去，领我去看前排坐，好不好。”这话引起了我们大谈一会现在已经做了母亲，而二十年前在戏厢里出过风头的美人。我同她说：“我看着很高兴，她把她的许多美丽传了下来，我相信无疑，在半年之内她的大女孩子一定会变做被人举杯祝饮的姑娘了。”<sup>③</sup>

我们正在把这位姑娘的幻想的高升拿来说笑，忽然间我们被鼓声吓住

<sup>①</sup> 十八世纪上等社会的人，都戴着假发（periwig），所谓full-bottomed，就是在假发里面有满头的真发。——译者注。

<sup>②</sup> 胸前没有扣紧，故意学年轻人的样子。——译者注。

<sup>③</sup> 英国习俗，年轻人在酒酣耳热时，常高举酒杯，祝当时美人的健康，一饮而尽，在座的也陪饮。——译者注。

了，立刻走进我的教子，要给我奏一曲军歌。他的母亲半笑半骂地要把他赶出，可是我不肯就这样子同他分开了。同他谈起，我才知道他高兴时候，虽然有些吵闹，他有他的好本领，凡是八岁以内小孩所知道的学问他全懂得。我发现他是《伊索寓言》的历史大家；但是他明白地告诉我他的意见，他不爱这门学问，因为他不相信那些事是真的；因此我晓得在最近一年他念的东西多半是“希腊的白里安力斯先生”，“瓦铁的葛勇士”，“七豪杰”<sup>①</sup>同这么大年纪要看的别个历史家。我察出他父亲对儿子的大胆出众很满意；至于这种娱乐对他是有益的，我由他的批评里看出，那些话他一生都用得着。他会告诉你约翰·黑曲术利夫提处理事情不对的地方，对于撒生敦的毕比斯的坏脾气表示不满意，爱敬圣乔治，因为他是英国的保护神；这样子他的意思渐渐不知不觉地在谨慎、道德同名誉各个观念的模型里熔成。我赞美他的能干，他母亲对我说，今早邀我进来那小女孩在她自己方面比他还渊博。她说倍蒂多半注意神仙鬼怪的事；有时在冬夜把女仆都吓得不敢去睡觉。

我同他们坐到很迟才散，有时讲些快乐的话，有时正经地谈论，始终有一种特别的快乐，这快乐使一切谈天真正发生乐趣，就是我们大家都觉得有一种互相亲爱的情调。我回家，心里想着结婚生活和独身生活不同的地方；我不妨老实说，想起无论什么时候我一死去，没有一点痕迹留在后面，这情形使我暗暗地焦心。抱着这沉思的心境，我回到我的家庭，所谓家庭者就是我的女仆，我的狗儿同我的猫儿<sup>②</sup>，我的境遇如何，只对他们才有好坏的影响。

附注 Steele做这篇文章后过了半月，又写了一篇《续篇》，Mr.

Bickerstaff Visits a Friend (continued) 叙述Bickerstaff朋友的太太死时的情形，但是写得太凄惨了，有故意使人掉眼泪的毛病，终不如这篇轻描淡写，漫话一日聚会的含蓄生姿。

① 这些都是英国小孩常看的故事里英雄 (nursery worthies) 的名字。——译者注。

② 意即没有妻室儿女。——译者注。

艾迪生 (Joseph Addison)：

## 论健康之过虑

### 一、虚弱者<sup>①</sup>之来信

下面的信一看就明白，用不着什么声明。

先生：

我是通常所谓身体虚弱这类多病人中间的一个；让我老实地告诉你，我是由读医学才得到这种身体的——倒可以说，心理的——坏习惯。我一开始读这类书，就觉得我的脉不对；差不多没有念过关于任何病的叙述，而自己不以为正患这个病。新登哈姆博士那篇论热病的深奥文章使我害缠绵不去的痨热病，当我看这篇好论文时候，这病老在我身上。以后我去念几位肺痨病学者的书，用这法子我得了肺病；等到最后长得太胖了，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再存这个幻想。不久又发现我自己有痛风症<sup>②</sup>的各种病象，只是没有感觉到什么疼痛；可

① 指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而自己心里却老以为有好多病的人；同精神病人有些相同。写信的人也有点自知是神经过敏，常常有杯弓蛇影，自寻烦恼的地方，所以或者不过属于一种ill habit of mind. ——译者注。句末英文可译为：精神上的坏习惯。

② 这封信也是Addison自己写的，十八世纪写小品文字的作家常喜欢虚做一封来信，后面再加按语，用这法子可以将一件事情的正反两面都写出来，既没有用辩说体那样枯燥，比起对话体，文情又有从容不迫，娓娓清谈之致，不像那样针锋相对，没有闲逸的风味。Addison同Steele最爱用这种布局。——译者注。Steele，斯梯尔。

③ 痛风症最明显的病征是到处痛，这位先生一切病皆是个境由心造的空中楼阁，所以自己以为得了痛风症，却又感不到苦痛，把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了。——译者注。下文的胱麻痹，似应为肾结石。

是我看一位聪明作者做的尿沙症书，就把这病医好了，他（医生平常多是医好一种，换来个别的病）把我痛风症虽然弄没有了，却给我一个胱麻病。最后我观察出好几种病在我身上综合起来；但是偶然把山克多利亚斯那本杰作拉来看一下，我决定按着我由他书里所集的那一套规则做去。学术界对这位先生的发明都知道很清楚；他为着要实行他的试验，做一种数学的椅子，精巧地安在弹簧上面，能够同一副天平似的称东西。用这样法子，他发现我们食的东西多少英两化做汗，若干分量变做滋养料，以及由人身别的天然器官用去的有多少。

我自己预备了这么一个椅子，常常坐在上面读书，吃东西，喝水，睡觉；简直可以说最近三年中我在一副天平内过活。当我最健康的时候，我的体重刚好二百磅，饿了一天减去一磅左右，饱饱地吃了一顿后，也可以增加这么多；所以我每天都在想法怎样把我身体的二个常变磅数目弄成平均。通常每顿我要把自己做得二百零半磅；若使吃完了，我看数目不够，我就喝这么多弱麦酒或者吃这么多面包，使我刚好达到那数目。我吃得最多时候，也没有超过再一个半磅以外；为我的健康起见，每月头一个礼拜一我大吃一回。每天餐后，当我轻重合式时候，我走动一下，等到发汗减轻去五英两八十厘；由我的椅子我知道轻了这么多时候，我就开始念书，再念轻三英两。至于剩下那几英两的用处，我没有计算。我饮食起居不是照钟点，是按这椅子定的；它指示出我那磅食品用完了，我就以为自己是饿了，赶紧再吃下一顿。我节戒时候，失去半磅体重，严重的斋日，我比一年中别的日子轻了两磅。

每晚我让自己睡觉里消耗去四英两左右；若使起来时，还没有消耗去那限定的数量，我就在椅上休息。将去年我身体的收入同消费仔细算一下（这些数目我总在一个本子记着），我找出总平均是二百磅，所以整年中我的健康不能说有一英两的损失。但是，先生，虽然我费很大劲使我天天都在同样的状况中，保持我身体合宜的重量，现

在我却是病恹恹无精打采。脸孔渐渐变得非常憔悴，脉搏低微，身体也水肿起来了。先生，所以请你把我当做你的病人，给我比我已经按照做的更清楚明白的规则，使我有所依从，那么我一定非常感谢你。

这封信使我记起一个虚弱者的墓碑上刻有一篇意大利语的墓志：“以前我身体是很好的，将来还要好些，现在却是这样子。”<sup>①</sup>这句话是不能移植的。对于死的恐惧常常可以致命，人们怕死，找法子来救命，这法子倒一些不错地把他们害死。这是一位历史家<sup>②</sup>的感想，当他看到逃走死的比打仗死的还要多几千；这也可用于那班自己想是有病的人，他们吃药太多，身体弄坏，为的要努力躲开死，反自己丢到死的手臂中去。这种法子不仅仅是危险的，而且是理性的动物所不应该做的。只研究怎样保存生命好像是人生唯一的目的，将保护我们的健康当做毕生的事业，除开养生吃药外什么也不干，这类意思是这样颓衰下流，有玷人性，所以心灵伟大的人宁其愿意死，不甘俯受这类思想的支配。不只对于生命不断的焦虑会将生命一切的滋

<sup>①</sup> 这是讥笑那班自夸会养生的人，埋到墓里还觉得他的身体可以渐渐滋养好起来。——译者注。

<sup>②</sup> 大概是指Montaigne（虽然他不是个历史家，而是小品文学的始祖），因为他有一篇小品说起过这件事。凡是爱念小品文者，看起Montaigne来，一定会舍不得放下，因为他那种优柔清淡的文体，敏锐通达的心灵，使他的小品成为后世一切小品的模范。凡是做小品文章的题材，差不多逃不出他那一百多篇，一千多页之外。英译本是Florio翻的，文字太古；Cotton译本也不甚高明；最近牛津大学出版部有一种E. J. Trechmann译的，达雅两条件俱备，至于信与否，则原文是十六世纪的法文，我连拿来对照看，都没有这勇气。但是劝凡爱读小品文字的人，买一本来看看；因为虽然过了四五百年，他仍然是往古来今做小品文的第一妙手。——译者注。Montaigne，蒙田。Florio，弗洛里奥（约1553—约1625），英国词典编纂家，蒙田作品最早的英译者。Cotton，科顿（1630—1687），英国诗人，翻译法文作品。另一蒙田译者不详。信、达、雅，一向被认为是翻译的最好标准和条件。

味损坏净尽，将一层凄惨景象盖在自然的脸孔上，而且在我们时时刻刻只怕失去的事物上，我们绝对不能够感到快乐。

我前面讲的话的意思并不是凡对健康有相当小心的人们是该责备的。并且，心情的愉快同做事的能力多半是良好身体的结果，因此一个人对于身体的培养保全不会有太小心。但是这种小心既不单单出于常识，而是给责任同本能所激起的，所以不要把我们带到有无根的恐惧，愁闷的杞忧同幻想的疾病，这几种弱点凡是只留心活着，不注意怎么活着的人自然会有的。总而言之，生命的保存应该是第二种重要的事，生活的处理当做最重要的事。我们若使有了这种心境，我们要尽力来保存生命，同时不可对它过于关心；这样就可达到马取鲁所谓幸福最完满的快乐境地，就是既不怕死，也不希望死的来临。

至于这位用英两厘来调剂健康的人，他不顺从饥渴，疲倦思睡同爱运动这些天然的刺激，而受椅子的号令来管理自己，我要说个简短的寓言来回答他。神话家说天帝为要赏一个乡下人的虔敬，允许给他所想要的东西，随便什么都行。这乡下人请求在他自己的土地内能够管理天气。他得到他所求的，立刻照他以为土地所需要的，将雨雪太阳分给他各处的田地。年底到了，他正希望他能够收获得比平常更多，他的收成却反比他的邻人都要差得非常多；于是（寓言上面这样说）他请求天帝仍然把天气收回手中去管理，不然，他会把他自己弄得倾家荡产哩。

哥尔德斯密斯 (Oliver Goldsmith)：

① 这篇小品是Goldsmith所著《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里面的一篇。Goldsmith假设一个住在英国的中国人Lien Chi Altangi写给他的先生，那时在北京做礼部官的Fum Hoam的许多书信。因为Lien Chi Altangi遨游天下，四海为家，所以这部信札集叫做《世界公民》。他这种办法是模仿法国Montesquieu(孟德斯鸠)的《波斯通信》(Les Lettres Persanes)。借一个外国游历人的口气，来讥讽英国的习俗，同时赞美东方的文化，外国人说英国国情，自然难免有许多笑话，所以在冷静批评里又充满了诙谐的空气，再加上些事实做通信的线索，描写几位奇奇怪怪的人物，点缀在中间，读起来倒觉得非常有趣。当拳匪乱后Lewes Dckenson出版了一本《一位中国官的信》(Letters from a Chinese Official)也是用这种法子来骂英国文化的缺点，而替中国人辩护的。做小品文字的人最要紧的是观察点(the point of view)。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从个新观察点看去，一定可以发见许多新的意思，除去不少从前的偏见，找到无数看了足以发噱的地方。所以做小品文字的人装老，装单身汉，装做外国人，装穷，装傻，无非是想多懂些事情的各方面。近代小品文作家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在他的杰作From the College Window的第一篇里就说the point of view，实在是精研小品文学的神髓。许多人都以为The Vicar of Wakefield是Goldsmith的杰作(masterpiece)，但是近来批评家却倾向于把《世界公民》当作他最成功的作品。——译者注。《波斯通信》，今通译《波斯人信札》。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本森，英国作家。From the College Window，《来自学院的窗口》。

② 这篇所描写的“黑衣人”就是Goldsmith自己的人格，要知道Goldsmith的慷慨仁爱的事情，最好阅读Washington Irving所做的*Life of Goldsmith*，这是一本比小说还要有趣味的传记。——译者注。

的时节，我听他口里却说脾气顶坏的人所说的话。有人假装仁爱，人道的样子，还有自夸生来具有这副柔软心肠的；他倒是我所看见唯一的人，会好像对自己天然的慈心觉得害羞。<sup>①</sup>他遮盖这情感的努力不下于那班伪君子存起本来冷心肠的费劲；可是在不留心时，他这假面具丢下来了，就是最糊涂的人也会看出他的真相。

在近来到乡间的旅行里，有一次我们偶然谈起英国对贫民的救济，他好

- ① 在《世界公民》中有一封信，说明黑衣人为什么会有这种七古八怪的性格。那书里所叙述的，多半同Goldsmith生平相仿佛。黑衣人的父亲是一个小牧师，收入虽然不多，但为人极慷慨，于是有一班穷亲友，天天靠他吃饭；他觉得学问品格是真值得尊重的东西，金钱是身外之物，无足重轻，所以他平日只教他儿子应当怎样帮助人，怎样急公好义，却没有替他儿子打算个谋生之道，这老头子死了，给他儿子只是个空空洞洞临死时的祝福。那时这位黑衣人才二十二岁，只好出去问世；他以为结交了好多朋友，一定到处可以得到帮助。起先有人劝他当牧师。他觉得当牧师要穿上那小孩子似的衣服，无聊得很，不愿意干。就依附在一个王公大臣的门下，可是他的性质真不会阿谀谄媚，王公大臣嫌他无用，因而就摈之门外了。他碰了这个钉子，以后便想在爱情里找些安慰，他向一个他平时以为对他有好意的女子求婚，女子说很愿意嫁他，可是她三月前已经嫁给他的情敌了，劝他去向她那又老又丑的姑母求婚，大概总有成功的希望。他万分失望，想去找朋友们帮忙，他从前不是有许多朋友都说愿意帮助他的吗？有一位在城里当书记，从前老说要借钱给他——当黑衣人有钱的时候，现在他跑去借钱，却当面受了他一番教训，并且说，没有钱，来借债的人，将来一定没有钱还债的。他气极了，就到一个他自以为是最知己的朋友处去和他商量，同样地受了一番教训之后，问他要借多少，他说要用三百镑，打算向他借二百镑，其余向另一个朋友想法子。于是这位最知己朋友劝他，不如一起都向那位朋友借去，倒是件省事的办法。他在这穷困不堪的时节，还替一位朋友作保，后来朋友逃了，因而他被抓去关在牢狱里。他高兴得了不得，以为关在牢狱里的人，既都是人生路上的失败者，自然全是老实忠厚，不然怎么会同他一样地来受这铁窗的风味呢？可是，牢狱里人同外面一样，势力争夺，世态炎凉，比外面简直更厉害。他出狱后，还是昏天糊地过着日子，忽然一天遇见他从前一个老朋友，这位朋友非常愚蠢，然而俭朴勤谨，居然成家立业，做起官来了。他忽然悟到要想扶助旁人，非自己先能自立不可（The true way of being able to relieve others was first to aim at independence myself），他立刻改弦更辙，勤俭起来，不到几年，他也成了个在社会上有地位的绅士了。他虽然饱经世故，尝尽人生的苦楚，看破人们的虚伪，但是他仍然是慈爱为怀，所以有这样奇怪的言行之不一致。Samuel Johnson说，Goldsmith说起话来，是位智者，做出的事，却是傻子，这是Goldsmith的毛病，也就是他人格上最可爱的地方。——译者注。Samuel Johnson. 约翰逊。